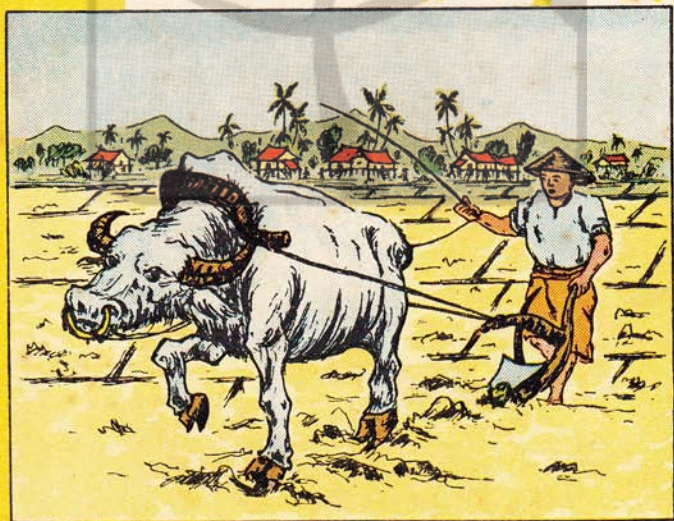


吉打的人家



吉打的人家

老龍著

(詩集)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目 錄

抒 情 集

海面上一張白帆	—	—	—	—	1
它是漲潮	—	—	—	—	2
海	—	—	—	—	3
白燈塔	—	—	—	—	4
寄語	—	—	—	—	6
青春	—	—	—	—	8
我們要正常地生活	—	—	—	—	10
信心	—	—	—	—	11

叙 事 集

一張誠實的臉譜	—	—	—	—	13
出貨	—	—	—	—	14
她瘋了	—	—	—	—	16
吉打的人家	—	—	—	—	22
兄弟倆	—	—	—	—	25

走在森林裏的伙伴	—	—	—	—	30
甘榜的早晨	—	—	—	—	32
寄故鄉	—	—	—	—	34
後記	—	—	—	—	36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初版

抒情集



海面上一張白帆

蔚藍的海水沉默着
海面上籠罩着灰暗的雲霧
好像暴風雨就要來了
但遠遠的外面却有一張白帆(一隻小船)
緩緩地向前駛去
它的白色
在這灰暗中顯得更白，更可愛

我深怕它繼續向前駛去會傾覆
但我却愛看它在繼續向前駛去
(它給我擔心，也給我安慰)

它是漲潮

我默認一切現實
但我不願聽從它們
不然
我活着還有什麼意義

我雖然是個貧弱的人
但我將覺得滿意
如果我能夠把我的一切
一點不剩地貢獻出來

你說我現在靜默的工作
最後也是靜默的死
對這我完全領悟
而且更深地領悟失敗是什麼

失敗將把一切帶向成功
分明每一次湧上灘的潮水
都退了下去
但無論如何它是漲潮



海

瞥不見一線陸地
祇有浪頭崩著堆著
在夜裏
黑暗也不能抑壓動盪

它的動盪
好似一支青春之歌
在黑暗的山崗裏高唱
那麼親熱而又那麼豪放

它靠自己的行動
——不停的動盪
產生閃爍的亮光
刺破黑暗的一面

我即使被關在黑暗的山洞裏
與它相隔千萬里
它一樣會在我那黑暗的心坎裏
閃爍著，動盪著……



白 燈 塔

朋友喲

你看

海面上

灰暗的雲霧

奔馳著，旋轉著

忽然，蒙住了半邊白燈塔

低壓著的烏雲裏

暴雷在亂滾

一道電光

迅速地穿過那密集的雲層

暴雷要響了，要響了

「——」呀！響起來了

但英威剛毅的白燈塔

却沉住力量，俯視腳下

那叫囂著的浪濤，怒湧著的雲霧——

像被放逐的野獸一樣癲狂

在這灰暗的雲霧中

白燈塔顯得更白，更亮

朋友喲

昂起你的頭來看看

那座白燈塔

和白燈塔的周圍

(她的堅定

像沉默的山嶽

她的威風

像衛國的戰士)

尖削的塔頂冷視著上空
四方的塔腳穩立在水中
多麼沉著呀
觸到她的雲霧都只有潰散

在這激烈的抗拒中
她還繼續放射一道又一道的光芒
透過那灰暗的雲霧
照到遠遠的海面

朋友，相信吧
相信你的力量
你應該勇敢地活下去
在這個動亂的時代



寄 語

一個人
即使變成了一團火
也只能燒灼到一時來不及避開的人
即使像一顆子彈
被擊倒的人也只有一個或兩個

去尋找吧，朋友
熱愛真理的人不只你一個
你別輕易讓自己
犧牲在你的憤怒裏
因為那是不適合而且可惜的

你曾經想像過嗎
野火燎原的瘋狂
你曾經想像過嗎
暴風雨洗刷人間的痛快
啊，你應該明白吧
這不能阻遏的力量是集體的

你要有所作為
你應該去聯合熱愛真理的兄弟
讓我們幹得更有力
讓我們幹得更痛快

不論是罪魁是幫兇
都是可恥又可憐的東西

如果我們的隊伍強大
如果我們的意志堅強
他們的自私便會自相割斷連繫
讓我們像洪水一樣
把他們沖掉
像沖掉渣滓一樣

你聽過嗎
一滴一滴的水珠
可以積成深廣的海洋
一粒一粒的細沙
可以積成無垠的沙漠
這並沒有誇張

尋找吧！拉攏吧！
熱愛真理的朋友，遍處都有，
你不要只記住你自己



青 春

我不知道甚麼是生命
更不知道甚麼是死亡
我愛黎明的瀛海
汹涌著浪濤的瀛海
也愛黑夜裏的野火
火燄衝天的燎原野火

我的心是年青人的
我對爽朗的人勇敢地說話
對陰險的人也勇敢地說話
我的心有聖潔的血液
不但沒有虐待欺侮弱者的意識
還有把這世界來洗淨的熱望

我的心是年青人的
它能用內在的真實力量
擊破周圍的虛偽營壘
它有鋼般的意志
它有像海般的愛
這就是我的力的泉源

我要用我洪亮的聲喉吶喊
我要使沉睡的人們醒來
我要在礮腔裏去尋找真理
我要人們都能生活得愉快

我不想一個人甜蜜地憩息
義憤使我長得高大了

時間怎能使我衰老
因為我內心的熱情不會乾涸
我不為臉上的皺紋憂鬱
也不因人家罵我幼稚而悲哀
我愛汹涌著浪濤的瀛海
更愛正義之火燎原



我們要正常地生活

被現實捉弄的人呵，
伸出你的手，讓我們緊緊地握着！
我們要在不正常的世界裏正常地生活
我們不必苦笑，也不必冷笑。

我們的工作，我們的學習
要忠實地繼續。
讓現實的捉弄來硬化我們的骨頭。

不管現實將給我們多少不幸，
讓我們把這些不幸都揩起來
讓我們的生命有這樣的用處！

這世界會有正常的一天，
朋友，伸出你的手來，
讓我們緊緊地握着！



信 心

我們的心是不會死的
我們所吃下的痛苦
已經化入身上的每一滴血
已經和我們的靈魂結合

什麼也無法使我們發生
懷疑和顧慮
什麼也無法使我們感覺
恐怖和悲哀

我們不幻想
我們不管艱難或容易
我們的努力是永遠的
也永遠是為着自由

打爛了一个人的嘴巴
也控制不了這個人的心
打死了我們之間的那些人
也控制不了存在我們之間的意志

長期的受壓迫，受磨難
長期的鬭爭，犧牲
使我們更深地認識
這是艱巨的任務！偉大的使命！

我們的力量，是人民的力量
被損傷了，還會增長
什麼政策，什麼陰謀
終歸要失敗！



敘事集

一張誠實的臉譜

一張臉譜常佔据了我的腦際
我對他感覺到親愛，誠實
枯黃的面頰常塗着灰色的泥漿
因為他生活在齷齪的日子河裏
他喜歡來找我，觀望我
我也喜歡去找他，觀望他
他看見大人常低埋着頭
幾次我問他心裏有無仇恨？
他沒有回答但合上眼睛，好像在計算
每次我們互相觀望着
最後我們便自動地擁抱起來

出 貨

鐵船到

老板喊：「出貨！」

碼頭於是有了熱鬧

椰乾

從倉庫裏搬到

一包又一包

工友身上的污垢

像爛糟

一塊板

在船緣上架好

一雙雙結實腳

便在上面

不斷地跑

但工頭

還頻頻在咆哮

「這樣慢，

「賺水喝也不飽！」

老板

樣子高傲

挺着大圓肚子

冷冷地笑：

「不快點，
工錢恐怕會拿不到！」

工友一句話也沒有
這不是一切甘受
而是辛苦
包住了怒燄

啊！
要是有一個人
喊聲：「打倒！」
誰也會舉起拳頭……



她瘋了

她

許多日子來

不說一句話

現在

却終天坐在門前的板櫬上

笑着：

「哈哈……

哈哈……」

笑，莫名其妙地笑

可是，你看

笑的樣子却那麼開懷

「哈哈……

哈哈……」

笑，不停地笑

其實

她並不懂得快樂是甚麼

蒼白，消瘦的臉孔

枯乾，蓬鬆的頭髮

深陷，無光的眼珠

還有粗大，菱形的

眼眶黑暈

教人看了傷心

但是
她並不懂得這些

她只是笑
開懷地笑
莫名其妙地笑

她身邊還有
三個男兒
三個女兒
但是她已經不懂得照顧

孩子餓了？
冷了？
她都沒有去注意
正好像對待她自己

啊，什麼
逼亂了她的神經
那是天災，戰禍
窮困和死亡

那年十一月
豪雨連綿
菜園裏
人們的住屋
豬寮和雞舍
都浸在水中

她丈夫的年紀四十還不上
可是已經熬乾一生血汗
飢寒交迫
一病不起

和所有的窮人一樣
「沒有錢可吃藥
却有錢買棺材」

為了收殮
典押變賣
她一點不在懷
只是人死太悲哀
哭得死去又活來
但怎樣哭
也不痛快

已經筋疲力盡
還得把日子挨

從此
她不說一句話

天暗與天明
對她完全都一樣

只是還沒有忘記
種菜和吃飯

不幸又看中了她
那天

阿狗仔在樹膠園裏
好像並沒有犯什麼罪
但是被槍斃了

這個消息
比苦藥還要苦
一喝進肚裏
一切都糊塗

她扔下鋤頭
向樹膠園裏狂奔

就在她面前
阿狗仔
睡在黑紅色的血泊中
手裏握着膠刀
頭上戴着草帽
只是心窩已經打穿了

她撲在阿狗仔的屍首上
不知是哭還是笑

「啊哈哈！」一聲大叫
她的臉貼在阿狗仔的心窩上
就這樣
她昏去了

醒來便胡言亂道
人們於是在担心
「不要瘋了？」

後來
隣人收埋阿狗仔
她却死要把他
從坑裏拉起來
那時
她的力氣是那麼大
四個男子也被她
拖着打轉

又是那麼辛苦
才把她從墳場裏
推回來

「她瘋了！
她真的瘋了！」
當人們緊張地傳說

她還猶猙地抓住問：

「你說什麼？」

你說什麼？」

現在

整天坐在門前的板櫬上

笑着

莫名其妙地笑着

開懷地笑着

她身邊的男兒

和女兒

她都不懂得去照顧

就好像對待她自己



吉打的人家

廣袤的吉打農田
是他們生活的場所
沉默粗壯的水牛
是他們生活的器具
在灰色的水田中
靜靜地跟著水牛移動着痛苦

黎明——

他們自己記得去田裏
用一杯咖啡烏送幾塊餅乾入肚
走到屋後的椰樹頭上
解下昨夜縛住的
親愛的，知己的水牛
悄悄地離開矮小的家屋
而走入濛濛的寒霧

如果是晴天
便要讓汗水來滋潤燒灼的身軀
舌頭抹過乾癢的嘴唇
也會帶回一些甘，苦，鹹，酸的味道
但他們並不怕流汗
只怕沒有汗流

如果是雨天
他們和水牛

將是廣平的稻田中
抵抗風雨唯一的東西
無情的風雨襲擊著他們
襲擊著他們的水牛
襲擊著無邊的田水
濺起的水漿，渣滓
落在衣上，落在臉上
也落在髮叢中
飢寒交迫，不禁打抖起來……
(種出來的稻米那裏去了？
去問那些幸福的人！)

夜來了
他們便帶著飢餓
帶著疲勞回家
在夜裏，看不清家的面貌
(其實早出晚歸
對於自己的家也有點生疏了)
但縛好不能忘記的水牛
却也本能地走入家屋的後門

暗淡的油燈下
孩子們
呆呆地望著他們的父親出神
他沒有注意到孩子們

只是大口地挖著碗裏的飯
但飯是冰冷的
送不下枯乾的喉嚨
接連打了幾個咳嗽
才打破從田裏帶回來的沉默



兄 弟 倆

他一從睡夢裏驚醒
立刻坐立起來
跳着心，揉着眼睛
慌慌張張落下梯子
浴著月光，踏過椰影
到河沿一望，他心安了
滿滿的河水
靜靜地浮着他們的舢舨

他回去把弟弟搖醒
「弟弟呀！
醒來吧！
海水已經滿了。」
弟弟恍惚地翻起身來
他不疲倦嗎
不，是他們需要吃飯

他們把舢舨擺開
弟弟坐在當中
整理着舢舨中的器具
哥哥站在船尾
撐着舢舨
但兄弟倆的心
似乎都離開了舢舨
而飛出浩瀚的海外

現在斷續的
噫呼……噫呼……
(猴子的悲啼)
還有一呼一應的
嗡……呢……嗡……
(貓頭鷹的忽(口旁)哨)
他們聽了
都沒有異樣的感觸
他們的精神並沒有麻木
祇是他們受過太多驚險

到了風浪咆哮著的海口
他們一樣鎮定
看清了方向
就掛上雙槳
向大海的外面划去

月色朦朧
燈塔的光許久才閃一閃

現在，黑暗包圍了他們
風浪浮沉舢舨
隨著舢舨的顛簸
疲憊的弟弟身體搖擺著
「弟弟，你睡吧！」

哥哥的心充滿惻隱與愛護
但弟弟勉強把身體伸直
他明白哥哥的心
他也感到難過
所以他沉默着，沉默着

啊！無聲無息飄下雨點來了
頭上
濃黑的天低低地壓著
「轟隆隆，轟隆隆」
一道奪目的電光閃過
便是震人心魂的巨響
這時狂風暴雨
併那滔天的波浪
擡起他們的舢舨
高高擡下
「碰！」

一聲過後又是一聲響
但接連的迎頭巨浪
却激發了他們的理智
感傷不得
要緊張起來

怒濤，豪雨
濺濕了他們的漁衣

夜深，寒流
冷徹他們的骨髓
但他們終於到了目的地——
那急流中的「蝦籠」

於是把舢舨靠在「蝦籠」口
用粗大的繩把它縛在木栓上
在豪雨的狂淋下
兄弟倆
睜着眼睛開始工作
顫抖着四肢
拚命把那又長又大的網
掛下水去
希望於是產生了

雨點漸漸稀少
哥哥把網鉤上
弟弟趕緊把漁火點亮
魚籠口一開
啊！滾出的是
水晶的海蜃
細幼的魚蝦
黑白相間的海蛇
但兄弟倆
微笑了

輕快地把海蛇挑出舢舨
再把海蜃放下水去
然後把魚蝦檢開

兄弟倆的心都溫暖了
因為生活的樂趣就在明天



走在森林裏的伙伴

在廣大的森林裏

有五個人走在一起，靜默地走在一起
走着的路是由他們雙手開闢出來的
留在他們後面只是無數辛苦腳印

他們戴的是破帽，穿的是破衣
但在他們的髮上，臉上，肩上
却一樣閃耀着金黃的夕陽光
這就是生活向自然的美麗，可愛

兩個是中國人，三個是馬來人
他們天天走在一起，生活在一起
他們並未想起甚麼種族的不同
他們並未發覺甚麼不能合作的事

他們同住了一個甘榜裏
他們的住屋同是亞答蓋的
他們住在同樣的亞答屋裏
吃着同樣的糙米飯，加厘和鹹魚

難怪他們也有同樣的情操
他們能罵出最粗的粗話
但除了誤會和被人挑撥
他們從來不罵走在一起的伙伴

他們甚麼都不怕，他們有很大的氣力
甚麼隱形的鬼怪，甚麼殘暴的野獸
在家裏，他們常常談着玩
在森林裏，除了斫樹甚麼也不放在心裏

通常，兩個人在粗大的樹頭一上一下地揮
着大斧

一個人把斫下來的樹幹的枝葉打掉
兩個人在地下的樹幹上拉着大鋸
他們從來沒有一個空閑

他們闢的木柴，一堆又一堆
從森林裏搬到河沿，從河沿
搬下船去，載出大海，載到城市裏去
他們的成績就是這樣被金錢買去了

他們每天清晨一齊走進森林
經過了一天的斫樹與鋸木
於是又一齊走出森林
好像是永遠分不開的一體

看着現在的他們吧
雖然都穿着破衣，戴着破帽
但在他們的肩上，臉上，髮上
却都閃耀着金黃的夕陽光

甘榜的早晨

路邊的椰樹，亞答樹，
和所有的雜草，野籐
把初升的太陽，
反映得更暖和，更光耀。

路上，
馬來孩子，華人孩子
三五成羣，
走去上學。

他們，肩並着肩
雖然，我們可以指出
他們身上不同的東西；
——紗籠，短褲
石板，書包……
但他們自己並沒有想到這些，
他們肩並着肩

看吧，他們分開了
有些在前面
跑着，跳着，歡呼着；
有些在後面
跟着，追着，吶喊着：

「追來吧！追來吧！」
「追得上給你一角錢！」

「沒有叫暫停的？」

「好！看你跑得多快？」

一個跑在前面的孩子忽然停住
指着茅草叢邊：

「看！看！

多大隻的蛇呀！」

現在，

後面孩子跑得更快了；

但是

這是為了要看「大蛇」

當孩子們追上去了，

蛇已經竄入茅草叢裏。

孩子們拿起泥土，

接連拋了幾塊到草叢裏去。

忽然，又跑着，跳着，歡呼着；

跟着，追着，吶喊着去。

孩子們的跳躍，歡叫

把這早晨變得

更和愛！

更生動！

寄 故 鄉

故鄉，你好！

我離開你這樣遙遠，

但你日夜都在我心上，

我愛你，比小的時候更愛你；

我愛你，比在你懷裏的時候更愛你。

你，平安的土地！

你，快樂的土地！

廣大的椰園連接着廣大的森林；

白天有太陽，晚上有月亮，

我的朋友，我的親人在過着平安快樂
的日子。

椰影下，彎着腰在剝椰子的人，你好！

赤着膊在除野草的人，你好！

在看顧牛羊的人，你好！

在遊戲的小朋友，你好！

那港邊，船上的漁人，你好！

穿着髒衣的伐木人，你好！

開着小店仔的人，你好！

挖蚶的小朋友，你好！

馬六甲海峽有清涼的風吹來，

森林中有奇禽的叫鳴傳來，

白天有太陽，晚上有月亮，

你，平安的土地！

你，快樂的土地！

我愛你，比小的時候更愛你；

我愛你，比在你懷裏的時候更愛你，

我離開你這樣遙遠，

但你日夜都在我心上，

故鄉，你好！



後 記

只在今年的這下半年，新加坡便出版了不少文藝叢書，這實在令人高興。我的想起印這個小集子，也就是受了它的刺激和鼓舞的結果。

但自己寫的又是怎樣的東西？這是不能不注意的。東西雖然寫得很少，但從開始練習到現在却有六七年的時間了，思想認識方面多少也有點不同。那時候，曾經寫過一些這樣的句子：

‘如今疲憊了，
才深知恬靜的安寧。’

‘當合上了雙眼，
世界根本沒有偉大可言。’

‘假如有誰把匕首刺入我的心房，
我只含着淚水告訴他你做錯了。’

還自以為有博愛的精神，自以為已經懂得人生的真諦和樂趣。如果把這類東西也收進集子裏，這可要教人弄不清我的思想情感了。

現在這集子實在是夠小了。自己覺得不行的東西，當然是沒有收進來。但收進來的，却

未必都是沒有問題的，只是現在自己還不能發覺。也就是因為這樣，所以我很希望讀者們給予嚴正的批判。

最後，我應該感謝代為設計封面的利石峯先生以及奔走接洽印刷和校對的朋友們。沒有這些朋友的大力幫忙，這個集子是出不成的。要在這個沉悶的氛圍裏叫一聲，也叫不出聲來。

記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吉打的人家
(詩集)

作者：老龍

印刷：文明印務書局
芙蓉美芝律一二五號

定價：叻幣四角